

# 陶藝 古韻新顏看傳統藝術活化 山水畫演繹中西對話

疫情下，香港人不能出國旅遊，假期時藝術館亦變得格外受歡迎。藝術可以陶冶性情，欣賞藝術的時候亦會使人放鬆、沉澱心靈。最近有美術館一連開設兩個展覽，分別展現30幅富有西方感覺的山水畫及38組中國傳統工藝品陶瓷的作品。這兩展覽雖然在媒介、題材和風格上十分不同，不過細心了解後卻不難發現它們的展品皆受中國傳統藝術所影響。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鄧凝姿《那地方(六)》

## 「那時代：香港當代陶藝」

由一新美術館與香港當代陶藝協會聯合策劃，展出協會26位會員共38組作品，當中大部分是特為這展覽而創作的。參展者是活躍香港陶藝界的藝術家，包括陳思光、趙素蘭、梁冠明、李慧嫻等。他們各以一件中國古物或工藝品為創作靈感，藉作品記載他們對中國傳統工藝的承傳與當代演繹。另外，「那地方：鄧凝姿采風」共展出30幅繪畫，其中12幅命名為「那地方」是最新系列的作品，於2020年疫情期間創作。鄧氏因社會的不安氣氛，導致她參考古人在傳統山水畫中對理想世界的追求。畫裏面往往是一片廣闊無人的天地，但偶有道路、橋樑等熟悉的城市景觀，讓觀眾自行去聯想他們所嚮往的居住地方。鄧氏巧妙地融合中西的繪畫媒介，在畫布上以墨線勾勒山形林木，另用塑膠彩塗抹不同色塊，併合成層次豐富的山水景致，創作出富國畫味道的西畫。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榮表示：「鄧凝姿以西方畫法融合中國山水畫的特點，創作出澎湃繽紛的理想世界；而香港陶藝家則從中國傳統工藝品



●一新美術館創辦人孫燕華、總監楊春榮(右一)與參展藝術家陳思光、鄧凝姿合照。

中啟發創意，從古風帶出新貌，活化傳統並衍生當代精神。」  
在展覽「那時代：香港當代陶藝」中展出了趙素蘭的作品《古箋新賦》，她以青花和彩料將明代「十竹齋譜」的圖案繪於瓷碟上，猶如畫在宣紙上的質感。嘉芙蓮·馬可尼(Katherine Mahoney)則參考北宋蓮花瓣白瓷罐的設計，製作出一套名為《茶珍》的鎏金白瓷茶具，她運用傳統的技法去展現新的創造力。嚴惠蕙的創作靈感則來自宋代的磨喝樂瓷偶和有關曼德拉草藥的西方傳說，所以她的作品《港版曼德拉磨喝樂》充分帶出東西文化交匯的特色。



●「那地方：鄧凝姿采風」、「那時代：香港當代陶藝」同期展出。

展覽「那地方：鄧凝姿采風」、「那時代：香港當代陶藝」  
地點：一新美術館  
展期：即日起至7月10日(逢星期二至六)



●曹京《魚之樂》



●姚俊輝《匣硯》



●嘉芙蓮·馬可尼《茶珍》



●嚴惠蕙《港版曼德拉磨喝樂》

## 放大鏡

### 童年回憶中的酒爵

現場一對陶瓷作品外貌如酒爵，顏色粉嫩，帶有新穎的感覺，它是梁冠明的作品《千杯百醉》。名字如作品外表一樣，第一感覺人感覺必與「喝酒」有關，誰料這才對了一半，《千杯百醉》的樣子的確是酒爵，但它同時也是取材於一部經典粵語片作品《夜光杯》。言及創作靈感和《夜光杯》的關係，梁冠明面露興奮的表情說：「《夜光杯》是一套古裝神怪片，故事講述主角得到一隻酒爵，夜光杯內的杯仙姐姐會飛出來實現主角願望，我自小就十分喜歡這套粵語片，對故事中的爵杯印象深刻。」因為《夜光杯》令梁冠明開始留意爵，了解它的用途和結構，為此他更收藏了一隻古代青銅爵。在是次展覽中，梁冠明以《千杯百醉》回應他的「童年回憶」，作品以白瓷作媒介，配合爵的造型製作出現代白瓷爵杯。對梁冠明而言，以白瓷作媒介製爵，絕對是挑戰，



●梁冠明《千杯百醉》



●梁冠明

「用陶瓷製作爵杯，在技術層面上有很多東西要解決，我這次以倒模方式製作，

作品中的兩隻爵顏色、花紋並不同，每隻爵的爵身主要以三種顏色包合而成，「我在瓷漿加入不同分量的色粉，使白瓷漿變成不同的顏色，再分別把四種顏色的瓷漿分層倒入模具，因此它的橫切面會有四層顏色。」《千杯百醉》的其中一隻爵身經梁冠明雕刻，展現出四種色彩。梁冠明表示，若把《千杯百醉》放在亮度高的地方下欣賞，爵身會透現出四種色彩。問到製作《千杯百醉》的難度，他直言是爵的三隻腳，「三隻腳支撐着爵身的重量，在燒製過程中很有難度，因為燒製陶器時，三隻腳會收縮和移動，導致整個作品外形歪掉，我共製作了三十多隻爵，當中滿意的只有5、6隻。」

### 矮胖陶瓷人托油燈

李慧嫻的作品對香港人而言，絕對不陌生。油塘港鐵站外的一套矮胖人物雕塑，正是出於李慧嫻的手，是次展覽上李慧嫻繼續以「肥佬肥婆」作題材製作出陶瓷作品《加油！》，作品上的兩個圓滾滾的小子，坐在地上，高舉雙手，每人手都捧着一隻碟，頭望天空彷彿在高興歡呼，悠然自得的樣子不禁使欣賞者會心微笑。李慧嫻表示，圓的線條讓人感覺平穩，使人心境平靜，「我在壓力大時製作肥佬肥婆也可以平伏我的情緒。」作品《加油！》以明代德化窯的白釉童子托油燈為創作靈感。原來油燈是李慧嫻童年回憶中的代表物品，她兒時同屋住的嬸嬸每晚入夜時均會在神前的油碟上加油，並燃起



●李慧嫻的作品《加油！》



●陶藝家 李慧嫻

幼長的燈芯，李慧嫻對這行為感到既着迷又神秘，深深烙印在她的回憶中。長大後，李慧嫻加入陶工行列，翻看古瓷書籍中才發現油燈款式繁多，不少陶匠會發揮創意在油碟上加添圖案美化。李慧嫻指，製作《加油！》的難度在於作品的動作呈現，「我更著重兩個肥佬的平衡，否則捧著油碟的肥佬會很容易歪掉。」另外，她表示作品的名字亦有鼓勵之意，「加油除了可解作添油外，也是有打氣、鼓勵的意思。」